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婆羅岸全傳
第十七回 小英兒病裡見前身 狂和尚街前說往事

卻說英兒被霸王廟道士，陽（禳）解過了，才開了口，卻還是昏迷不醒。婆子服侍他，到黃昏的時節，只見英兒在牀上亂叫道：「哎喲駭殺我了，好一條大蛇，你們快來趕他過去，要纏起我的身子來。」婆子忙上牀去，叫道：「姐兒莫要亂說，好端端的是那裡來的蛇哩。」英兒用手指道：「你看那不是麼。」婆子笑道：「那是你束腰的汗巾兒。」說著在牀杆子上解了下來，拿與英兒看。英兒就一片聲的喊起來。駭的婆子忙背了過去，方才住了口。那兩眼旋閉上，聽他的氣息喘個不住。沒片刻的工夫，又睜開了眼，望著婆子叫道：「不好了，一條惡狗跑上牀來了。」說著將手打著婆子道：「瘟畜生，還不走哩。」婆子捻住他的手，才要說話，他就似狗來咬他的一般，仍舊叫的不歇氣。婆子見他這般光景，明是個痰迷心竅的樣子。想道：「翠兒在外邊應酬著客，那裡知道他這時節，又變了這個卦兒。若是不去通知他一聲，明兒就要怪我們怠慢了。只得去告訴了他，看他怎麼區處。」一頭想著，一頭望外邊去。也不顧這英兒叫喊，一徑來到翠兒身邊，但見他和眾客在那裡，傳杯遞盞，當筵賣些嬌俏，比目齊眉，接案露些風情。婆子從翠兒身後，悄悄的拉他的衫袖兒。翠兒回過臉來，婆子略略的說了幾句，翠兒聽了半晌沒做聲。婆子記掛著裡邊，只得回到英兒房裡。只聽得英兒在牀上，亂講亂說的，一時是蛇來了，一時又是狗來了的，叫得不止，直直看著他鬧了一夜。

到了次日客去了，翠兒過來看了，方才知變動。心裡想道：「可惜這樣人物，就得了這病。眼見得不能好的。這也是我們家裡沒福，招不住好貨，只好隨他去罷。那裡有許多心情，在他身上用哩。正在躊躇，鳳官來家了。翠兒叫了出到外面道：「你看姐兒這個氣象，那裡還望他好麼。我想的這也是你兩個無緣，到底不能夠夫妻到頭。只得聽他自轉，卻沒有妙方兒想出來哩。」鳳官道：「要死起來，自然是拉他不住的。但這口氣兒還沒斷，也要盡盡人事哩。今兒我去娘娘廟，點個香兒通通誠。倘或神靈感應，賞他好了也是拿不定的事。這也不過是，有一步走一步兒。」翠兒聽了道：「既是這麼說，你就去一遭來。」

鳳官當下出門，往娘娘廟來。禮拜時，默默的祝告了一番。許下個願，如果姐兒好了，演戲酬神。拜畢起來，急忙回到家中。見了翠兒問道：「怎麼樣了？」翠兒道：「你去了半晌，他叫得氣力兒都沒有了。方才合著眼在那裡，不知可是睡著了。」鳳官走到房中，卻是寂然無聲的了。向牀邊一望，果然英兒睡了。忖道：「神靈若有感泣，叫他睡過一覺，待他心裡明白，這就好了。」坐下聽了一會子，仍舊悄悄出外邊去了。

一頭走出街口，遠遠地望見一個披髮的和尚，手裡搖著鈴，一路走來。只聽他口內念著，不知什麼話。就立住了看他，漸漸地走近，卻是聽得明白。他道：

洞裡真修五百年，一朝墮落整釵鈿，
煙花寨裡身難佳，了卻前生未了緣。
又道：
似玉如花莫認真，經過劫地識前身，
紅塵沒卻形和性，偏我能言果與因。

念了又自言自語道：「貧僧慣說人間過去未來的事，有冤牽（愆）的，但能跟了我去的，管教他百病不生，冤孽盡解。那一種嬌妻豔妾，世上的人多戀著不捨。那知簷（耽）誤了他的前程哩。」說著，將鈴搖個不住。鳳官見他走一回，念一回。看看走到自己的門首，那和尚就立住了腳，望著裡面道：

可惜回頭已是遲，他年相遇在龍池，
老僧留得粗衣鉢，待你來生立腳時。

說罷，揚長兒走去。鳳官不知就裡，也不好上前問的，只得讓他去了。那路上的人，卻是看在眼裡。覺得這個和尚，來路有些不同。那好事的，也有跟著他看的，也有聽了他說的話兒，逢人講說的，就傳了許多人耳朵裡面。內中有個好佛的老兒，姓袁名喚有本。人都因他好佛就起他混名叫做袁佛子。這日在路上閒走，看見這和尚，口裡念的有些蹊蹺，就上前打了個問訊，說道：「和尚是出家人，為何不在靜處做些功夫，卻在這滿街的，管什麼閒事。難道不知修行的，是怕惹煩惱麼。」和尚知是法上講究的人，便道：「你那知得，我這正是修行哩。那一種情魔中不斷的，昧子前因，被我喚醒了，度得他去。勝似蒲團上坐了十年。你今兒還不自己顧著後面，卻還責我的工夫。」袁佛子聽了他這話裡有因，道：「和尚知我後面是何結局，請和尚指點。在下的不是那門漢子，不知佛門因果的。」和尚道：「你後面卻是個和尚。」袁佛子道：「在下的倘皈依佛法是今生之幸了，這還有甚麼不如意的哩。」和尚嘻嘻的笑道：「好個不解後面的，真正愚拙。這樣還要說不是門外漢哩。也只是自己去慢慢地看，到日後自然就明白了。」說罷，搖了一搖鈴兒去了。

袁佛子聽了這話，就似雷震癡了的，還站在那裡呆呆的想。足站了兩個時辰，方才走動。一徑想著和尚的話，走到家裡。原來袁佛子早年便失了偶，只得一個兒子，取了一房媳婦，也曾生了兩胎，俱是不存。現在懷孕在身。袁佛子得了和尚的話，只是後面兩個字，是說他後來孤獨，不得有孫子的。看著媳婦雖然有孕，也是虛花水月的了。心裡甚是憂鬱。想道：「若果無後，就是眼前圖個團聚，終歸瓦解。不如出了家，倒還免得懊惱。」自此思想空門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這鳳官，自從遇著和尚，心裡只道這和尚不是好人。口裡說的，跟了他去，就百病不生，分明是勾引愚人的話。我妻兒這樣青年的女子，難道他也要了去跟不成。」一邊想著，一邊走到家中。將這一席話兒，告訴了姐姐翠兒。翠兒道：「你可不要這樣胡思亂想的，那裡有個和尚會醫病的哩。他說的都是些瘋話兒，你只做沒聽見便是了。」

說罷鳳官仍舊出去，翠兒和閻、莫二人笑道：「你們可知，鳳官為著姐兒都想空了心。方才回來，又說什麼和尚在街前說了許多的話。他來告訴我，和尚要叫姐兒跟了他去，他管叫他百病不生。你說這話，可笑也不可笑。鳳官才被我說的閉口無言的去了。」閻、莫二人道：「你也莫怪鳳官用心，這樣蔥枝兒似的姐兒，叫他怎不掛心哩。再要尋一個似這姐兒，可不是難哩。」說得翠兒，不由地傷心起來道：「你們看著我，只道是不顧他。我心裡其實的，也是這麼想哩。一個人兒可容易進門的。況且還不知是什麼人品兒，什麼性格兒。看著這樣的眼見得設法兒救他，叫人怎不心裡難過哩。」說著將汗巾兒，只顧在眼睛上抹。閻、莫二人想起他，自小兒在一處，一朵花兒才開，便得了這冤牽（愆）的病，也不覺感愴起來。

大家正在這裡悲傷，只見英兒房裡的婆子走來道：「奶奶只顧在這裡說笑，也不進去看看姐兒去。」翠兒接著問道：「這一會子可怎麼樣了？」婆子道：「先前睡的倒安靜，這時節又醒來，見神見鬼，不知嘴裡說些什麼。方才說要去了，你們只管留住，捨不得他去。」翠兒聽了這話兒，分明是個緊急的樣子，忙站了起來，和閻、莫二人一同走到英兒房中來。看那面色黃瘦，眼光都定住了。問他話，他那裡答了一句兒。眾人道：「奶奶看姐兒這般光景，已是不能久的，也該替姐兒辦個身後的事業。冲冲喜，或者姐兒壽數不該絕，就此轉了也未可知。那時就是將佃的東西，發散出去，給那孤苦的人，也是好事。」翠兒一想：「這話不錯。」

當下喚人去外邊，叫了鳳官回來。給了幾兩銀子，先去看一副材料。鳳官還指望英姐病痊，哪裡肯做這事。翠兒道：「方才閻姐姐們說得好，只去辦了來，替姐兒衝一沖喜。天幸的竟轉好了，就將這些物事周濟了貧人，也沒有打緊的。」鳳官只得拿了銀子，起身出來買了個棺木。卻是心裡打算的，姐兒好了時給人去，不用過高的木料，只五兩銀子就買了回來。告訴了翠兒，翠兒滿心的不悅道：「他和你夫妻一場，就這樣的薄情。」鳳官道：「你說的是替他冲冲喜的，橫豎是要給人的哩。買那過高的做什麼？」翠兒忍不住的噁了一口道：「話是這麼說，倘或自己用了，卻怎麼哩。如今已買就了，不必說了。你只把這剩的銀子，去辦些布

來。這可要買好的了。」鳳官悔恨不已，仍舊去舖子裡買了些布疋回來。登時叫了裁縫的人來，制辦了衣裳一切等物。

這鳳官忙亂的不知頭路，只管在外面訪醫問卜，想著英兒回轉過來，那裡曉得，病勢一日重似一日的。看看的懨懨待斃了。這日，又在街前看見那日遇見的和尚，依舊口裡念著，手裡搖著鈴，大步兒走近前來。鳳官不顧前後，走上去，一頭拜倒在地道：「家裡有病人，要求佛爺的救度。可憐見青年遭著冤牽（愆）。」說著，哭了起來。和尚就似不曾看見的，走了過去。街前的人看了，都笑個不住。鳳官抬起頭來，和尚已不知走到多遠了，心裡又羞又忿。眾人不知他是為英姐的病，反嬉笑這雛兒看上了和尚。

鳳官站立不住，只得悶著氣走了回來。也不好向翠兒講的，終日價出神搗鬼的。眾人見他如此，都來勸他道：「莫要這般煩惱，自己身子要緊。急壞了，反值得多哩。就是姐兒有什麼變動，管叫奶奶替你還討一個出色的便了。」鳳官那裡信這些說話，聽了反哭將起來道：「你們不想個法兒救救姐兒，倒來說上這般破敗的話。橫豎是他的命就是我的命了。」大家聽了，又好笑又好驚。背地裡道：「鳳官這話有些邪了，難道姐兒死了，他認真地舍了自己的身子不成。」

說著，只見翠兒和一個婆子走來道：「你們也不來提撥著我些，我都急昏了。都忘記了他娘哩，也沒喚人去給他個信。他在那裡只望是姐兒已經好了哩。倘或一聲兒變了卦，那時告訴了他，可不招他的怪麼。」眾人道：「論起來，他如今已是改了姓，也沒有要緊的。既是奶奶這樣說，就喚人去一遭兒也罷了。」

當下翠兒對婆子道：「你且替我到鄒府上去，務必要見了范家的奶奶，將姐兒的病細細的說給他聽。也告訴他我們為姐兒這般用心。看他怎樣說話，回來叫我知道。」婆子答應了，去整齊著衣服，一徑尋至鄒府，那門上的攔住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，卻是尋的那個人兒？」婆子道：「問大爺一聲，這府裡有個奶奶姓范的，我來要見見他，有要緊的話說。」門上的人道：「可是馬烏龜的女兒，范二虎的媳婦，馬蘭姐麼？」婆子道：「正是哩。」『門上人道：「你要見他做什麼，他娘家無人，婆家也是絕的，再沒有他的什麼瓜葛了。」

婆子道：「大爺不知道，他有個女兒，嫁在周家，給那清班裡面的周鳳官哩。今兒這個姐兒有了病，不得好了。周家的奶奶特地喚我來給個信兒。到底是他們母女一場，雖是從了良，還是姐兒的一個親人哩。煩大爺去裡面說一聲兒，我去見他一面，也沒甚別的話說的。」門上的人道：「你不知，他在這裡，如今也是有了病了。現在病臥在牀，足有半月沒起來。那一日不是兩三個醫生來看他哩。我府裡老爺說的，他當初來的時節，也曾帶了有千金的物事來。今兒盡著他的這些東西，在他身上用便了。我看也差不多用盡了。昨兒有個醫生，叫用人參二兩。老爺說已經吃了好些下去，只怕還是人參吃壞了的。也沒有依了他。」婆子道：「哎，原來這個奶奶也病的這地位，可憐，我們那裡怎得知道哩？大爺這般說，我也難見他了。」門上的人道：「我看你也可以不必會罷，就是會了，也沒有什麼益處，只怕我去裡面回了，老爺也是不肯給你進去的。」婆子聽道：「既是大爺這說，我只得回去，算是我走到了罷。」

說著，別了門上的人，一徑走回。翠兒接著問道：「奶奶卻怎麼意思？」婆子道：「沒有見什麼奶奶。」翠兒著急道：「你可不老昏了，我叫你是往那裡去的？」婆子道：「奶奶是叫我往鄒府上去的。」翠兒道：「往那裡去，為何不曾見范家的奶奶哩？」婆子道：「哎，說來真正話長著哩。我走了那裡去，門上的大爺，問我是那裡的人。我說是要見那姓范的奶奶，有要緊的話說。他說問知是這裡的人，為姐兒的病去的。他說你們那裡知道，這位奶奶今兒也是病的個七死八活的哩。人參吃了許多，那鄒老爺的心還好，說是奶奶自己的帶頭，就在他身上用了。門上的大爺說，今兒也用的差不多了。我聽他這般光景，料是不能會面的了，便會了，他連自己命還保不住，那裡來替女兒煩這心了。倘或知道女兒又病的這樣，加上一番的憂慮，這倒不是反添他的病麼。我想一想，也不便見他了。門上的大爺說，便替我進去回了，也怕他老爺不肯給我會的。我就說了一聲，算是走到了罷。」翠兒聽了，和閻、莫二人歎詫不已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說。